

印章乃取信之物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。太平天国印章与历朝一样,有官印和私印之分,尤其官印,存世极少,弥足珍贵。

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际,太平军为防止物品落入清军之手,曾大量掩埋兵器,焚烧书籍、公文等,官印更是在集中销毁之列。由于战事吃紧,物件难免有所遗漏,或有人不甘于此,偷偷藏匿,亦或由脱险者悄悄带走。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木印,即是当年被隐匿在墙壁夹缝间。也正是如此,才使一些太平天国文物得以幸存下来。

我家藏有一木印,端庄大气,制作精湛。木质,长方形,长9.9cm,宽5.1cm,高3.6cm,印文为:“太平天国左*郡**营后营前旅帅”(中间有几字无法辨识),扁宋字体,阳刻,印文居中,外加实线边框,框外四周饰纹,两侧刻有双龙,栩栩如生,上方绘法轮纹,下方以江牙海水修饰,寓意吉祥美好。

这枚木印,究竟是否为太平天国官印呢?据《贼情汇纂》载:“举事金田,凡紫荆山附近藏匿党羽,皆出归附,于是群贼大会,置伪官,制伪印,立军制。”太平天国官印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中央到地方,从王、侯、丞相至卒长、两司马等各级官员,都有象征权柄符信的官印。

太平天国官印镌于金田起义,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建都,由

周末回老家住了一晚,居然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庄的田野里奔跑、呐喊、逮蜂子、抓蝴蝶,那兴奋的尽情的叫喊声,把天上的云都惊散了。玩着玩着,不知怎么,小伙伴们忽作鸟兽散,我怅然得像一跤跌进深渊,一下就醒了。我茫然睁开眼睛,房间一片漆黑,赶紧闭上眼睛,却再也回不到梦里。

我在县城工作,平时常回老家看望母亲,母亲已八十五岁高龄。父亲去世近十年,母亲一直独自在乡下生活。时光流逝,母亲越来越苍老了。在老家的大多数时间只是陪母亲坐坐,说说话,问问母亲身体生活上一些情况。

老家在一个叫毛坝的村庄,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,虽小,却在我的人生履历上戳上了深深的印记。

我在这里出生、长大,是这个村庄长出来的一只蚂蚱,很小,我就在以村庄为中心的方圆几里的土地上蹦来蹦去。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、每家每户,这里每一个小山坡、每一条小河沟都让我感到亲切,我能从空气中嗅出与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味道。

我是一棵平常的树,这里的土壤中有我深深扎下的根。

少时,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植树。那时植树不像现在主要为了绿化美化,而是注重实用,指望种下去的树能够长大成材,好制作家具农具。姐姐当年陪嫁用的两个大木箱子,就是父亲砍伐自家的树请来木匠师傅加工而成。

记忆中,那时候苦楝树特别多,这种树生长缓慢且树形很不规则,果实多却不能食用,我一直对它没有好感。如今苦楝树在老家几乎绝迹。不过,苦楝树繁殖能力强,果实从树上落下来,第二年春天便会在阴冷潮湿地带生出小苗,而后不屈不挠地长大。其顽强生命力又让我对苦楝树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。

我18岁高中毕业后,去四百公

太平天国木印考

胡铭

于势力范围不断扩大、官员人数大幅上升,对官印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,于是在天京设立专门机构“镌刻衙”,按照不同职位等级,分别打造大小不一的官印。当时的镌刻衙达一千余人,既有大量管理人员,更有众多雕刻人员。

太平天国官印除文字内容的差异之外,还有材质上的区别,分为金、银、铜、木等材料。金印仅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五人能够拥有,这是权位的象征,后期有所放宽,但也只针对极个别人。而中低层官员比例较大,大多使用木质官印。木印取材方便,易于携带,不会与当时武器、钱币的制造产生用料上的冲突。

《金陵省难纪略》载:“东贼用金……西、北、南印俱用金铸;翼以银,宽长递减;佐天侯亦银印,天官正丞相银印,余皆铜,再下如总制等则用木。”又据《贼情汇纂》载:“然各木印至今并未刻纽。”从遗存木印来看,也的确印证此说,上方皆平,且无纽。

昔日的金银官印迄今尚未被发现,唯木印偶有出现。太平天国官印,无论印文还是纹饰,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。首先,摒弃清朝满汉两种文字并列的制度,普遍使用传统的宋体汉字。其次,大多镌刻自己的国名和职衔,不标使用人的姓名。第三,注重边饰纹样,以绘龙、凤为主,这是太平天国官印的一大特色。

太平天国官印不刻姓名是有一定道理的,一是沿袭历代惯常之做法,二是避免人员频繁调整而带来的印章弃用。或许有人会问,太平天国印章中怎么也出现过人名呢?诚然,的确曾刻有人名,但这几乎是在太平天国后期,一些高官以及被授爵位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姓名刻上。爵位是特定的,也是可世袭的,而官位则不同,随时可以罢免或调整。

研究官印,不能不说官制。太平天国官制较为繁杂,一度混乱不堪,就连当时的清政府对这一制度都搞不明白,甚至感到非常头疼。洪秀全称天王后,立四军师,封五军主将,后增丞相、检点、指挥、将军等级。定都

天京后,复增侯爵,形成王、侯、丞相、检点、指挥、将军、总制、监军、军帅、师帅、旅帅、卒长、两司马十三等官阶制度。太平天国绝大部分官员是有印的,而一些位卑正职官和低级杂职官则无印信。官印的用途较广,涉及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,对内对外都能产生效力。当然了,官印不可乱用,往往是与官执照(凭据)同时使用的。

家中所藏木印,旧痕明显,陈泥可见,保存基本完好,唯顶部刻一楷体“正”字,疑为后人试刀所致,不过这并未影响印面及整体状况。印文结体扁平,笔画横细竖粗,线条干净挺拔,纹饰占比较大,构图简洁明快,蕴含精神寄托,整体风格与太平天国官印相一致,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,且夹杂些许之匠气。同时与南京、温州、海宁、绩溪等地发现的实物相比,也很吻合,显然这是一枚官印,毕竟镌有官阶,民间是断不敢随意而为的。尽管印文尚不能全部识别,但至少可知为某旅帅官印。旅帅的职位不算高,好歹也是一位掌管事务之要人,大印一钤,即是权力的有效实施。此印为谁所用,在何地使用,有待进一步详考。

文物,历史的缩影。一件有意义的藏品,需要一个好的归宿,这样更能彰显其自身价值,故欲捐赠此印。不久,您将会在安庆任家坡太平天国英王府见到这枚木质官印,同时也希望专家学者予以识读、赏鉴。

村庄的梦

李朝阳



秋闲 孙世华 摄

里之外的城市上大学,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。在此之前,虽然有过高三年寄宿经历,但离家也就十多公里。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,大学四年,每次开学,离开家乡我都依依不舍,假期回家都是归心似箭。大学毕业时,很多同学在选择分配去向举棋不定,而我和另外三个同样恋家的老乡校友不假思索地打道回府,回到老家县城工作。

一个人心目中的老家一定与其本人的出生、成长密切相关,范围越小,老家的感觉就会越具体、越真切,而最小的落脚点无疑便是赖以遮风挡雨的房子了。

我出生后,老家的房子经过了两

次改建,由当初破旧的砖瓦房到现在的小楼房。如今,砖瓦房早被拆除,我时常回忆起在老房子里生活的那段艰苦岁月,那时条件的确很艰苦,但苦中也有乐,饥饿而知柴米贵,寒冷之中更能感受温暖。老房子里充满家的温馨和浓浓亲情。

老屋被拆除的地方,母亲后来种起了菜园。我回到老家,常能吃到母亲亲手种植的蔬菜,这胜过我品尝过的其他任何美味。

偶尔我会到村头村尾转转。村南头小山坡是我小学读书的地方,学校房屋还留下一些残垣断壁,操场上长满杂草。村东头原先有一所我就读过的初中,现已被其他建筑物所代

替,看不见任何旧迹。白云苍狗,沧海桑田,时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切。然而,尽管岁月不居,人事已非,但我的小学、初中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件件往事,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有一次,我走出村庄,沿着一条水泥路,朝着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方向前行。走了一千多米,水泥路拐向另外的方向,而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泥土路消失在一片树林和草丛之中。

尽管我在县城工作,离老家很近,也常回老家,但毕竟生活在与老家不同的环境中,时间长了,与老家多少有了些隔阂。多少年来,比我长一辈的人有不少已经辞世,和我平辈的人一个个陆续步入老年。每次和乡亲们见面,彼此都热情地打招呼,但客套几句后就没什么话了。尤其是年少时经常在一起嬉闹玩耍的小伙伴,曾几何时,我们懵懂、单纯,亲密无间,相处如兄弟手足。长大后各自走散,他们之中,多数人一直在外打拼,留在老家的也都长年累月各忙各的,我们之间几乎失去联系,有的已二三十年没见过面。

随着年岁增长,我越发怀念他们,怀念远去的曾经。怪不得我在老家会做这样的梦。

